



白垩纪 二掌柜

大风刮过 · 著 HUANGJIA
ERZHANGGU

〔下卷〕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皇家一掌柜

下卷

大风刮过——著
HUANG JIA
ER ZHANG GUI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家二掌柜：全2册 / 大风刮过著. —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399-5597-1

I. ①皇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8518号

书 名 皇家二掌柜
作 者 大风刮过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暖 暖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violet 三 乖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670×970毫米 1/16
字 数 450千字
印 张 31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，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597-1
定 价 59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64810892-604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皇家一掌櫃

〔第三卷〕

你是谁？

马车行驶在平坦的官道上。

古代的马车没有轮胎，即使最好的马，王公贵族的车，走在路上，也依然颠簸。

杜小曼坐在马车内，思绪也跟着颠簸。

四个丫鬟陪同杜小曼坐在车内，其中两个虎背熊腰，另外两个略瘦小些的，双眼中闪烁着内敛的精光，严密地监视着杜小曼的一举一动，偏偏脸上还要挤出个笑来，时不时地问：“郡主要喝茶么？”“郡主可要吃些果品？”……

杜小曼毫不客气地要了茶，吃掉了几盘点心，又啃下几片西瓜。

腥风血雨的杭州城之夜，让她的脑内混杂成血色与火光的一片。

在慕渣男自宁景徽背后闪亮登场的时候，她就彻底地木掉了，之后怎么被押上了车，怎么离开酒楼，她已经有些记忆模糊了。

她唯一担心的就是，酒楼里的其他人，尤其是绿琉和碧璃，会不会被她连累。

她板着脸对那四个凶猛的丫鬟说：“为什么是你们？我还是习惯让熟悉的人服侍。”

其中一个尤其雄壮的丫鬟轻声慢语地道：“奴婢们的确拙手笨脚，服侍不周。郡主请放心，奴婢们听说，郡主的两位贴身婢女会尽快被找回来。只是，即便被找回来，她们能不能立刻过来服侍郡主，奴婢们不敢擅自揣测。”

杜小曼松了一口气，这就是说，绿琉和碧璃逃掉了，那么酒楼里的其他人应该也逃掉了。知道这些，她的心里此时只剩下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豁达。

有啥可怕的呢？

她已经被定成了月圣门的同党，或者还是圣姑。这次被押回京城，说不定就会被处理掉。

处理掉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又不是之前没死过。

杜小曼想，那两位大仙会不会让她那么轻易地GAME OVER呢，这个时候回到天庭，那就不算怨妇魂魄了吧，北岳帝君就要输掉了吧。

为了面子，帝君也不能让我死啊，对吧，大仙？

马车颠簸了一天，驰进了某个荒山野岭中一座孤寂的宅院。

四个丫鬟扶着杜小曼下了车，杜小曼都没来得及打量宅院内的情形，就被凌空架着几乎脚不沾地塞进了一间厢房。

两个丫鬟看守着杜小曼，另两个掌上灯烛。

天已经快黑了，灯烛亮起的瞬间，浓重的人影投射到墙上，房门吱呀一声开了。

一个人缓步走进房中，四个丫鬟立刻福身：“慕王爷。”

她们对慕渣男的称呼是“慕王爷”而非“王爷”，看来不是慕云潇带来的。

杜小曼毫无表情地瞪视着慕云潇，慕云潇用怜悯的眼神俯视她：“夫人可有什么话想和本王说？”

杜小曼翻翻白眼：“我和王爷你，一向无话可说。”

几个丫鬟行礼：“慕王爷要与唐郡主说话，奴婢们不便在场，暂时先告退了。”倒退出房门。

慕云潇轻叹一口气：“夫人，我知道，你一直都爱着本王。”

杜小曼哆嗦了一下。许久不见，慕云潇还是这样令人销魂。

慕云潇再叹息，带着淡淡的忧伤：“本王不是一直无心怜爱你，只是，纵然本王娶了你，亦不可能一生只有你一个女人。你竟然连一个紫霁都容不下。你不应把你的爱变成了妒，走上邪路。唉，那天，如果本王能从你的话里听出你的不对，也不至于……”

杜小曼无力地说：“王爷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熟。”

慕云潇抬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肩膀，杜小曼猛地从凳子上跳起来，向后闪去。

慕云潇微微皱眉：“夫人，本王深知你对我有情，才会只是跑到杭州散心，并未做出其他的事情。你若肯把事情说出来，你我夫妻，并非没有复合的可能。”

杜小曼诚恳地说：“慕王爷，我情愿被宁右相砍了，也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。”

慕云潇摇头：“你的个性，始终是太强了。本王会向宁景徽说情，至于肯不肯把握这次的机会，就看你自己了。”

趁慕云潇走出房门，四个丫鬟还没有进来的空当，杜小曼假装拨弄头发，迅速扒开右衣袖内看了看。

她的衣袖内，印有一块血迹。

那时，她下意识地把月芹给的玉藏在衣袖内，玉上沾染着月芹的血，在她的衣袖内留下了一个痕迹。

玉被宁景徽拿走了。上午在马车上时，杜小曼无意中发现了袖子里的这块血印，但当时被严密地监控着，她没能细看。

就着灯光，杜小曼看到模糊的血印依稀是几片祥云中，有一轮月亮。

丫鬟们的脚步声响起，杜小曼赶紧放下衣袖，假装若无其事。

那个模糊的图案她竟然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。

丫鬟们备了晚饭，再服侍杜小曼沐浴更衣。沙漏的时间显示已将二更，丫鬟们柔声细语地说：“郡主，请早些歇息吧。”

杜小曼嗯了一声，上床就寝。

灯烛熄灭，房中一片沉寂。四个丫鬟依然守在房内，像四根柱子，浓黑的夜色中，杜小曼只听得见轻微的呼吸声。

她合眼躺着，不禁想，绿琉、碧璃、曹师傅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是谁帮助他们逃走的？难道是谢况弈？

谢少主会不会在今天夜里突然出现，就像那天从牛知府家把她带走一样，猝不及防地从天而降，帮助她逃跑？

宁景微一定会严密防范，谢况弈这次没这么容易得手吧。

她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杜小曼睁开眼，谢况弈并没有出现，四个丫鬟像昨天一样恭敬地服侍她洗漱完毕，吃了早餐，又挟着她走上了马车。

马车停在院中，孤伶伶的，只有一辆，且没看见车夫。

杜小曼趁机四处张望，自她从房中走来到现在，都不曾看见其他人，也未听见别的响动，这座宅院像一座鬼宅。

丫鬟们打开车帘，杜小曼眼角的余光瞥见廊下有人影一动。

她转过脸，看清了那廊下的人是秦羽言，他穿着秋瑰色的薄衫，仿佛晨曦中的一抹薄烟，神色中依稀带着一丝怜悯。

杜小曼与他对视了几秒，一个丫鬟在她背后推搡了一把，把她推向车内。杜小曼踩到了自己的裙角，踉跄了一下，总算及时稳住，没有以狗啃泥的姿势趴在车里，有点狼狈地坐到椅子上。

丫鬟们举止轻柔地在她的背后加了个软垫，帮她把裙摆整理好。杜小曼一直没听到有车夫过来的声音，过了片刻，马车却动了起来，颠簸前行。

杜小曼寂寞无聊，开始和这几个丫鬟搭讪。

“几位美女，你们不是慕王府的丫鬟吧，那么是宁右相家的，还是朝廷

的？每个月拿的钱多不多？福利待遇怎么样啊？”

一个瘦些的丫鬟笑盈盈地说：“郡主，这些问题，奴婢们是不能答的。”

杜小曼立刻说：“那我们说点可以回答的话题呢，你们总能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吧。这一路上可能都要麻烦你们照顾我，不知道名字多不方便啊。”

那丫鬟这次总算松口了，告诉了杜小曼她们几个的名字。

她和另外一个瘦些的丫鬟叫系香、紫月，那两个壮硕的丫鬟叫穿蝶和采蕊。名字都很活泼俏皮，可惜都是母夜叉。

杜小曼捶了捶腿：“我们就一直走陆路么？”

系香谨慎地说：“奴婢们也不知道。”

杜小曼再找出一些话题说，依然只有系香含糊回答她。杜小曼说得嘴都干了，越说反而越无聊，只好重复昨天的状态，用吃的塞住自己的嘴。

傍晚，马车又驰进了一处寂静的大宅，杜小曼被挟着下车时，有些恍惚，院中的布局，和昨天的那个大宅几乎一模一样，连她进入的厢房也是一样的，就如同她根本未赶过路一样。

难道朝廷的秘密留宿点都是一体化的制式建筑吗？

丫鬟们掌上灯，房门嘎吱一响，慕云潇又走了进来，用与昨天同样的表情问：“夫人，本王所说的话，你考虑得如何了？”

杜小曼有气无力地看着他：“慕王爷，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。我说了，你们也不信。”

慕云潇的嘴角轻轻挑起：“夫人不说，怎么知道为夫不信？”

杜小曼抖抖身上的鸡皮疙瘩：“好吧，那我说，我和月圣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真的没有。你们信么？”

慕云潇淡淡地说：“夫人，你累了，先歇着吧，记得再想想为夫的话。”转身踱出了房门。

杜小曼再冲他的背影翻个白眼，沐浴就寝。

躺到床上，她却睡不着。白天在马车里太无聊了，只是吃和睡，早就睡饱了。翻来覆去到半夜，心里越来越躁，索性一骨碌爬起身，对着床边的四根人

柱说：“掌灯。”

穿蝶拿火石点燃了蜡烛，杜小曼直着眼睛问：“我睡不着，这里有什么可以娱乐的东西？”

系香软声问：“郡主想下棋、作画，还是……”

杜小曼说：“随便给我找一样什么乐器来吧。”

四个丫鬟在灯下交换了一个暧昧的眼色，系香福了福身：“好，郡主稍等，奴婢去去就来。”

一刻钟之后，系香回来了，果然抱来了一样乐器。

系香把那长方形的东西放在桌上，掀开盖布，杜小曼大喜，是一架琴。她立刻拉了把椅子坐到桌边，两只爪子按到琴弦上，用力拨挠起来。

铮铮铮，铛铛铛——魔音刺破夜空，杜小曼一边恶狠狠地挠，一边邪恶地瞟着系香四人扭曲痛苦的表情。

烦死你们！冤枉老娘，说我是邪教，还让慕渣男天天来硌硬我！好！我睡不着，就让你们统统不得安生！！

她清清喉咙，和着铮铮琴声，开始唱：“弹棉花呀，弹棉花——旧棉花弹成新棉花——旧棉花不弹还是旧棉花——啊啊啊——弹棉花呀，弹棉花……”

歌声与琴声交汇，嘹亮地回荡在夜空。马厩里的马匹打了个喷嚏，不安地躁动。

折腾半个钟头后，杜小曼才停下来，端茶润了润喉咙，问四个明显松了一口气的丫鬟：“我唱得好看么？”

系香敬业地笑着说：“好听，郡主的曲子好别致啊，不知是在哪里学到的？有些晚了，明天还要赶路，郡主早些休息吧。”

杜小曼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不急不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夜我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情绪，特别想唱歌。可能因为月色太美了吧。”

她一脸深沉地看着窗纸，正因为窗户合着，她不知道，其实今晚是阴天。

系香再问：“郡主的这支曲子到底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杜小曼用手缓缓抚摸着琴身：“这首歌，叫《月下弹棉》，抒发了一

种……期待的情怀。”

系香的双眼在灯下亮了亮：“期待？”

杜小曼深沉地缄默了。

系香再试探着问：“郡主，还想再唱么？”

杜小曼犹豫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：“今天真是，心绪混杂啊……那就，再唱一首吧。”她看看那架琴，“只是，这首歌会更激烈一点，不能用这件乐器了。你们去给我找根棍子来吧。不用太粗，用鸡毛掸子代替也行。”

系香等人又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。穿蝶奔了出去，不多久，真的找来了一根不粗不细的木棍。杜小曼从盆架上取下脸盆，倒扣在桌上，用棍子敲打了两下，试了试音。然后用力击打盆底，清唱了一支劲歌。

“嘿，蛋炒饭！最简单也最困难！饭要粒粒分开！饭要裹着蛋！嘿，蛋炒饭……”

在距离这个房间两道回廊的静室内，坐着三个睡不着的男人。

慕云潇揉着眉心，喃喃道：“弹棉花……蛋炒饭……这定然是一种暗语。月圣门的余孽也许就在附近，宁相，千万不可松懈。”

宁景徽缓缓地道：“王爷，你当初不该那么对待唐郡主。”

慕云潇目光涣散：“是，本王是应该对她好一点。当初她刚进门时，只是有些郡主的傲气，却不曾想越来越癫狂，时至今日……是不是月圣门有什么药物，能够乱了人的神智？”

宁景徽垂下眼帘，看杯中的茶水：“我觉得，并非如此。”

秦羽言听着窗外的歌声，一言不发。

终于，杜小曼敲得手酸了，也唱累了，停下来喝水准备睡觉，敲门声响起，一个丫鬟端着托盘走进房内，把一盏小盅放到杜小曼面前。

是炖好的雪蛤梨羹，杜小曼拿起银匙，挑了一勺尝了尝，绵香甜软，不热不冷，恰到好处。

杜小曼很受用地把梨羹喝了，爬回床上睡觉。

灯烛刚熄，浓重的夜中忽然响起清幽的笛声。

笛声恬淡婉转，如银星的光辉下静谧的湖泊，如幽深的山谷中，最柔软

的风。

杜小曼躁动的情绪在笛声里渐渐沉静，这是秦羽言在吹吧，和他之前吹的乐曲风格很像。

明明是青春年少的皇子，却总让杜小曼联想到暮霭与晚钟，令人沉静安详。

杜小曼想着想着，不由自主地睡着了。

她做了个梦，梦里是烟花三月，江南柳堤，她手挽着柳枝站在河畔，看燕翅点出水面上的涟漪，忽见一叶扁舟自远山薄雾中来，淡紫衣衫的男子立在船上，被雾霭隐去了眉目，衣袂风流。

那船渐渐行近，船上的人似在唤她的名，浅白的雾气一点点褪去，他的轮廓渐渐清晰……

杜小曼一个激灵从床上坐起身，捂住额头。

神啊，这是怎么回事……为什么她梦见的是……内容还如此言情！不，不，肯定是这两天受的刺激太深，大脑抽掉了！肯定的！

天已大亮，室内一片光明，床前的几个丫鬟都目光炯炯地看着杜小曼。系香试探地问：“郡主可是做噩梦了？”

杜小曼瞥了一眼她饱含期待的双目，揉揉额头：“没有，梦见了一只苍蝇在跳舞，被雷到了。”

洗漱完毕后，丫鬟们端来早餐，清粥细点外，还有一碗蛋炒饭。金黄的蛋花裹着饭粒儿，油汪汪蓬松松的，杜小曼立刻舀了一大勺塞进嘴里，等咽下肚子，才想起故作矜持地说：“早饭吃这个，是否有点太油了？”

采蕊道：“是相爷特意吩咐给郡主预备的，郡主若是嫌油，奴婢这就让厨房送其他的吃食过来。”

杜小曼把蛋炒饭拉到跟前：“不用了，蛋炒饭很好吃。”

再上了马车之后，杜小曼又开始和几个丫鬟说话：“原来你们，都是归宁右相管的啊。”

四个丫鬟集体保持沉默。

杜小曼再问：“你们这两天晚上都守着我没睡觉，熬得住么？”

系香道：“谢郡主关怀，奴婢们不累的。”

杜小曼又问：“为什么只有你和我说话，她们都不怎么出声的？”

系香笑道：“因为只有奴婢贫嘴些，她们几个不会说话，怕惹得郡主不高兴。”系香这两天被杜小曼折腾得够呛，话里不由自主带上了讥讽。

杜小曼假装听不出来，揉了揉颈后：“唉，这么待着，腰酸背痛的，马车能先停一停，让我出去透透气不？”

几个丫鬟又互望了一眼，系香道：“郡主若是身上不舒服，奴婢们可以替你揉捏一下，但这会儿正急着赶路，出去恐怕……”

紫月张口截住系香的话头：“香妹妹，郡主要出去透气，我等做奴婢的不便阻拦。”向杜小曼福了福身，“奴婢要先去请示一下。”

杜小曼笑笑：“好啊，但不知道，你们要向谁请示？我乃郡主，没定罪前，就不是罪犯。慕云潇虽是我夫君，又是王爷，但品级与我父王差了许多，我嫁他是下嫁。宁右相实权在握，不过在王侯面前，依然是个臣子。十七殿下一个未婚少年，管我这个已婚妇女好像有点于礼不合。这一路上，指挥着你们，把我当囚犯一样关着的，到底是谁啊？”

丫鬟们的表情努力维持着平静，杜小曼猜想，她们肯定在心里骂，都已经是阶下囚了，还这么嚣张。

不好意思，就是这么跬，反正也被冤枉了，月圣门剩菇的帽子也摘不掉了，还忍气吞声做低伏小太对不起自己了，也不是她的风格。就算坐冤狱，也不能低了气势！

紫月无视了杜小曼的这些话，垂首道：“郡主请在此稍坐，奴婢去去就来。”撩开车帘，向外做了个手势，马车停下。

紫月钻出马车，过了几分钟后，又打开车帘回来，笑吟吟道：“郡主可以出去了，只是，真的急着赶路，请郡主体谅，不要在外面待太久。”

杜小曼下了车，左右打量了一下，他们现在正在一处山林中，巨树在头顶撑开绿色的穹罩，连正午的阳光也难以穿透，阴凉幽静。

令杜小曼惊讶的是，她没有看到大把的护卫，道路边，只停着三辆马车，

车夫都是四十余岁年纪的瘦削中年，头戴斗笠，穿着普通的粗布衣裳。一个蹲到路边纳凉，一个把斗笠拿下来，靠在车上打瞌睡，杜小曼那辆车上的车夫则从马背上的兜袋里摸出干硬的面饼，就着水慢慢咀嚼。

嗯，看来，朝廷的高手们都隐藏在暗处。

杜小曼敢打赌，如果她现在撒丫子逃跑，立刻会有大批护卫从天而降，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她逮住。

她假装看风景，左右来回踱步，想查看高手们到底都藏在什么地方。

路边第一辆马车的车帘动了动，慕云潇放下车帘，向宁景徽道：“昨晚她那一场疯癫，看来的确别有用意，月圣门的余孽应该就在附近了。”

宁景徽笑了笑：“亦可能只是郡主想同我们开个玩笑。”

杜小曼在外面溜达了约十分钟，回到了车内。

系香一面帮她整理靠垫，一面笑盈盈地说：“郡主的气闷好些了么？慕王爷让奴婢们转告郡主，今晚，郡主会见到两个人，一定会很开心。”

杜小曼的心猛地一凉，不好，难道是绿琉和碧璃被逮住了？她故作镇定地点了点头：“好啊，我很期待。”

晚上的歇脚地，依然是和之前一模一样的宅院。杜小曼走下马车，不用丫鬟们挟持，就能笔直地走向她该待的厢房。

但今晚的厢房有些不同，里面已经亮着灯。

杜小曼在门口停下，转头问：“难道我今天不住这一间？”

系香答道：“还是这一间，郡主。”抬手在门上轻叩，门吱呀开了，两个青绿色衣衫的娇俏丫鬟向一旁退让，屋内的灯下，端坐着两个华服妇人。

杜小曼愣了愣。其中一个妇人她认得，是慕云潇的娘慕夫人。另一位陌生的贵夫人起身向杜小曼走来，杜小曼还没来得及细细打量，忽然脸颊被重重一击，踉跄退了一步，耳朵嗡嗡地响着。

杜小曼愕然抬头，嘴里蔓延开一股腥味，金星闪烁中，只见那美妇柳眉倒竖，神色狰狞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不知羞耻的东西！还有脸站着！我们唐王府怎么会养出你这个孽畜！跪下！”

杜小曼晃晃昏昏沉沉的脑袋，明白了，这位贵妇人就是唐晋嫔的亲娘，唐王妃。

她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啪一声脆响，另一边脸上又重重挨了一掌。

杜小曼立足不稳，扑倒在地，王妃再厉声喝道：“跪下！”

慕夫人上前拉着王妃的衣袖：“亲家母，嫔儿这孩子这段时间在外面受了不少苦，不过是小孩子使性子，别罚得太重。”

王妃摇头：“亲家别再替她说情了，我也无颜再与慕王府做亲家，养出这种女儿，是我今生之耻！”

慕夫人温声道：“小孩子年轻的时候，谁能不犯点错？肯回头就好。”

王妃冷笑：“她犯的是一般的错？丢尽脸面，恬不知耻！”

杜小曼在地上趴着，没有人来扶她。她知道，现在起来，可能还会接着挨打，就趴着没有动。

王妃再厉声呵斥：“不知耻的东西！快先向你婆婆磕头！”

杜小曼纹丝不动。

王妃浑身战抖，颤声向慕夫人道：“我已再无脸面和慕王府说什么。慕夫人能否先去休息，容我和这不要脸的丫头单独说几句话？”

慕夫人双眉微皱，轻叹了一口气：“也罢。亲家请千万莫太动怒。嫔儿是个知书达理的孩子，只是一时犯了糊涂，我们慕王府也有过错，好好开导便是。”带着两个丫鬟缓步出屋，合上房门。

慕夫人走后，屋中沉寂了片刻，杜小曼听见王妃的声音道：“你们先扶她起来。”

杜小曼被几双手搀着，踉跄站起。她的头发散了，半挡着视线，王妃又冷冷道：“先打水，替她洗脸。”

几个丫鬟取来水，帮杜小曼净面梳头，温热的水敷在她高高肿起的面颊上，火燎般地刺痛。丫鬟们的动作都很轻，净面之后，又打开妆匣，为她梳头理妆。唐王妃自始至终都端坐在桌边，面无表情。

杜小曼有些疑惑，刚才是又打又骂，现在是闷不作声，王妃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

或者刚才她是有意做给慕夫人看的？王妃毕竟是唐晋煊的亲娘，唐晋煊之前在慕王府受的欺负，她不信唐王妃不知道。那么王妃应该能理解她出逃这件事吧。再怎么样，做母亲的，心里应该还是向着自己的女儿。

丫鬟们帮杜小曼梳妆完毕，搀着她坐到桌边，斟上一杯茶。

杜小曼的唇舌干燥，口中腥味难耐，端起茶杯，一饮而尽。丫鬟们站到一边，没有再帮她添茶。

唐王妃凝视着她，缓缓开口道：“我十六岁时，嫁给你父王，一共生了四个子女，你从小听话，不像你的哥哥般喜欢惹事，也不像你的姐姐那么挑剔，我以为你是最让我省心的那个。”

杜小曼一言不发地坐着。

唐王妃接着道：“你嫁给慕云潇，与你的姐姐们比，是嫁得低了。娘也听说了，慕云潇对你不好，为了一个小狐媚子冷落你，你心中委屈。可你是嫁出去的女儿，不能再靠娘家帮你做主，不管你嫁给哪个男人，你若想坐稳自己的位置，就不能被那些小妖精斗下去。我本以为，慢慢地，你就能学会了怎么为自己谋算，就像娘当年那样，却没想到，你竟然挑了另一条路……”

杜小曼张了张嘴，刚要说些什么，突然，她的肚子有点疼。刚开始只是像针扎一样，渐渐疼得难以忍耐，她捂着肚子痛呼了一声。

唐王妃看着她，脸上一片淡漠。

“煊儿，别怨娘心狠。你这次犯的错，再不能回头了。唐王府的名声，慕王府的脸面，全都毁在了你手里。”

杜小曼疼得冷汗直冒，再次跌倒在地，手脚不受控制地抽搐。她强撑起身体大声喊：“你……为了面子你就要毒死自己的亲女儿？虎毒还不食子！”

这都是些什么人！唐晋煊的婆家和娘家就没有一个正常人么！

唐王妃站起身，俯视着她，神色依然淡漠：“煊儿，你这么走，还能走得干净点。倘若回到京城，受到刑审，那会比这痛上百倍千倍，当真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到那时，大家都不得安生……好孩子，再忍一忍……再等一

下，就好了……”

杜小曼的牙齿咯咯颤抖，有湿黏的液体正从她的喉咙里向外翻涌。丫鬟们都和唐王妃一样淡然地站着，俯视着她在地上打滚抽搐。

杜小曼不怕死，可此时此刻，她的心中有一股强烈的不甘。她不甘心就这么窝囊，她不甘心就这样被冤枉。

这一刻她才彻底明白了，自己什么东西都不是，背上不属于自己的罪名，不能分辩，一举一动从生到死都由别人掌控。只要别人高兴，她就要像一条喝了杀虫剂的臭虫一样，在地上挣扎着等死。

这是什么世道！

杜小曼咬紧牙关，颤着手抓住地上的凳子腿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向门上砸去，高声大喊：“宁右相！唐王妃要毒死我！我死了你就查不到你想查的东西！”

她的眼前一黑，一股腥臭的液体冲口而出。她不知道自己刚才的那句话到底喊了多大声，耳朵嗡嗡作响，眼前有好多小星星在飞。

金色的，银色的，血红色的……最终变成了浓重的黑暗。

杜小曼再睁开双眼时，发现自己身在一个神奇的地方。

入眼的先是一团银藕色烟雾，等到眼前再清晰了，才看清烟雾其实是长长的纱帐，帐上绣着精致的花纹。她转动眼珠，太阳穴一阵刺痛，她企图撑起身，耳边一个声音道：“哎呀，醒了，快去通报。”

两双手把杜小曼扶了起来，手的主人是两个秀丽的少女，穿着亮色的衫裙，绑着双鬟，七彩的发带垂在肩上，娇俏可爱。

杜小曼张开了嘴，问：“我……”喉咙火燎般疼痛，声音沙哑无比。

其中一名少女道：“姑娘，你的嗓子受了伤，还没全好，要再过几日才能清楚说话呢。”

杜小曼转目四望。纱帐外，墙上挂着春蝶嬉戏百花图，镶着玲珑八宝珍玩格，墙角的镂花暖玉大花瓶中插着孔雀毛。琉璃台上，金莲花的香炉中袅袅升起香烟。雕的梁，画的栋，花样奇巧的门窗，青玉般镂花的地砖。这间屋子，